

四

書

五

鐘



B 224

68068

宋元人注

四書五經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上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B222/X-1

68069

1607/20

宋元人注

四書五經

中冊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B2221/1

68070

宋元人注

7602/20

四書五經

下冊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

四书五经 （全三册）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大中印刷厂

1985年11月第2版 1987年7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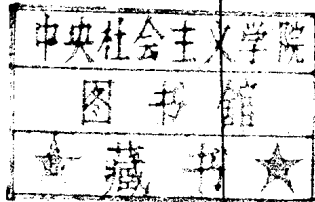
开本：850 × 1168 1 / 32 印张：50.875

精装：14.00

四書五經第一種

大學章句集注

朱熹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而歸於正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定。向靜謂心不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止。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兩節。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就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願諶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也。諶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所

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謂作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止於至善也。欲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釋詩作縣。○詩小雅縣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

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數美辭。緡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某詩作綴。琦叶韻音阿。闌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琦琦美盛貌。興也。裴文義切。以况晚夜。恂恂鄭氏讀作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鋟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瑩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琴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宣著威大之貌。忘也。道言其治之學。謂講習討論益致其精也。自脩者密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著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詩音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益我之明德既明於人也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富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初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之也。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皆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知者必謹之於此。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必謹之於此。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指必承然或有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
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於國之效。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其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上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無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夫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樂音洛。只音無。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建。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益財者。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關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忘也。連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善而惡惡。夫之音扶。○拂逆也。好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泰以失之。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理存亡之幾決矣。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財。以得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其仁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